

宁波 2049 要解决“三大断层”

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 何万蓬

1

近现代宁波的发展，始于港口，兴于贸易，迟滞于产业更新，落后于技术变革，归根到底是疏于顶层战略的自我突破。

人们看到，过去 10 多年，宁波的发展状况和城市的名字一样：过于宁静，波澜不惊。在全国一盘棋中的战略权重，有进有退，总体横盘；在培育和催生新的生产方式、新的交易方式、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治理方式等方面，没有涌现出丰富的、多样化的生动样本。用规划人喜欢的语言，就是城市的动感不够，不是先锋城市。

如果从规划的 4 个要件来看，也就是“两预两共”，科学的预见、可操作的预案、广泛的共识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，都需要提升和改进。尤其是共识，或者说发展的愿景，尚不清晰，没有形成足够的外部吸引力和内部协同力，没有具有鲜明特色的“城市气场”。

我们看上海，就清清楚楚，在 3 个时间维度上，到 2020 年基本建成“四个中心”，到 2030 年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，到 2040 年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。在此过程中，实现“三个服务”——服务长三角，服务长江流域，服务全国。蓝图是清晰的，路径是清晰的。

这个共识，或者说发展愿景，是一个好规划 4 要件中最重要的。要可识别，要可传播。上海有两件大事，一是“一带一路”桥头堡行动方案，我们参与了前期的相关研究工作；一是自由贸易港区建设方案，自由贸易港区的要义是极小范围、极大自由、突破税制、做实离岸、重在转口、服务贸易优先，这实际上揭示了投资贸易自由化的未来趋势。桥头堡和自由贸易港区，将把上海的高能级新开放推到空前的高度，会很快形成全市、全国甚至全球性的共识。这一点特别值得宁波学习。

乡村的理想是城镇，城镇的理想是城市，城市的理想是都市，为什么大家有这样一种路径向往。到 2049，宁波这个大都市的价值是什么？我觉得是一种美好的供给，大都市必须提供比一般城市更美好的供给。这个供给，就是绝对便利（包括投资贸易便利化、生活消费便利化、科学创新便利化等等），然后是相对便宜（也就是资源要素的高集聚，可获得就是便宜），最后是全面安全。绝对便利、相对便宜、全面安全，是关于宁波 2049 的最朴素的诉求。

宁波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？或者，什么力量推动她走向 2049，并且能脱颖而出？我觉得就是 linkage（连接），宁波连通周边、链接全球的能力。譬如宁波人和上海的关系，宁波-舟山港和世界的关系，等等。国际化，应该是宁波市场经济高级化的动力源。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流量经济。而“一带一路”就是希望互联互通、共建共享、“流留结合、以流促留”。这是宁波最大的战略机遇。

宁波建设“一带一路”综合试验区的方案，必须克服市区思维有余、市域思维不足，当先思维有余、未来思维不足，孤岛思维有余、世界岛思维不足的问题。我对宁波是充满信心的。信心来自国家战略的聚焦、市场需求的引领、现实基础的支撑和客观发展规律的推动，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前瞻意义、创新意义、总成意义上的城市总体规划。

2

宁波 2049 要解决“三大断层”。第一个是产业链的断层。

我们可以用典型产品的零部件数量，来形象比喻产业能级。缝纫机有 100 个零部件，是 10 的平方，拖拉机是 10 的立方，汽车是 10 的四次方，轮船是 10 的五次方，高铁是 10 的六次方，航天航空是 10 的七次方，是工业文明之花。宁波的工业化进程，走到了造汽车和造轮船，没有进一步升级，存在巨大的断层。

第二个是以小狗经济、块状经济、集群经济为特点的县域经济，没有升级到总部经济、楼宇经济、平台经济、范围经济、粉丝经济为特点的都市经济。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形态迭代，存在巨大的断层。从各县市区的角度出发，屁股决定脑袋，都是对的。但是拼合在一起，出现了“合成谬误”，不一定符合大宁波都市区或者宁波大都市圈的整体利益，它往往不是最优的。

第三个是量大面广的原始积累、民间资本，没有转化为建立在诚信体系和风险控制基础之上的现代金融。小平同志的这句话大家都会背，“金融很重要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。金融搞好了，一着棋活，全盘皆活。”而宁波就是在民间资本和现代金融之间，没有很好地搭桥搭过去。

当然，还有其他一些问题。譬如海港，重“港”，轻“海”；城市，重“城”，轻“市”；集中，重要素集聚，轻系统集成。但是最重要的，还是刚才讲的三大断层。解决三大断层，归根到底要靠产业。

世界范围，产业集聚出现了三种模式。

第一种，是在郊区，大尺度，依托大学，搞各类园区，这就是硅谷模式。

第二种，是在中心城区，紧凑型，依托老大楼老物业，通过城市更新促进产业更新，将硅谷的元素引入大街小巷，引入存量空间，所以叫“硅巷”模式。余姚、慈溪，产业更新，就比较紧迫，不能耽搁。繁荣繁华要看中心城区，综合实力要靠余姚、慈溪、象山、宁海。余姚、慈溪要在存量空间上做文章，象山、宁海要在增量空间上做文章。

第三种，是在风景秀丽的地方，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基础设施，提供郊野公园一般的景观条件和城市级的公共服务，将旅游观光人口就地转化为创新创业人口，这个叫做“波兹曼”模式。国内最典型的，就是杭州的城西科技创新走廊，30 公里长、绵延 300 平方公里，由两个科技城和若干个特色产业小镇，将“有风景的地方兴起新经济”的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宁波有条件实践这三种模式，尤其是“波兹曼”模式。杭州有城西科技创新走廊，宁波可以搞一个包括梅山在内、由梅山引领的“环象山港创新湾区”。这个区域完全在宁波市域内，整合的操作性强，比杭州湾、三门湾，要容易推进。而且，既是大湾区，又是大通道，还是大花园，更是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示范区和主阵地。但是，必须要注意，不能陷入资源依赖和业态纯化的境况。港口是资源，风景也是资源。要依托资源，超越资源。另外，业态纯化，可能导致功能退化。都要警惕。

结合宁波的空间特点，“硅巷”、硅谷、“波兹曼”模式，分别就是拥江、揽湖、滨海。

3